

论阿多诺“否定辩证法”建构的逻辑理路

张智飞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8日

摘要

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既非对形而上学的全盘否定, 亦非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颠倒。否定辩证法的建构逻辑是一种“拯救性的批判”——它以“规定了否定”为方法, 深入形而上学概念的内在矛盾, 在瓦解同一性逻辑的同时使“形而上学经验”得以可能。这一逻辑体现为三个递进环节: 首先, 以批判理论的超越维度和形而上学的“二律背反”为前提, 确立内在批判的合法性; 其次, 从“主体第一性”“概念拜物教”“体系性”三个层面瓦解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 并延伸至对交换价值、大众文化与奥斯维辛的社会批判; 最后, 通过“非同一性”“绝对否定”与“星丛”三个核心范畴, 完成对形而上学的超越, 使形而上学经验——一种既超越日常经验又不落入抽象思辨的体验——重新成为可能。然而, 否定辩证法自身面临着绝对否定的自反性难题与星丛的隐喻性困境, 这表明它并非形而上学的完成, 而是一种持续的、未完成的批判事业。

关键词

形而上学, 否定辩证法, 批判, 超越

The Logical Path of Adorno's Construction of "Negative Dialectics"

Zhifei Zhang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Received: April 27, 2026; accepted: May 19, 2026; published: May 28, 2026

Abstract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s is neither a wholesale negation of metaphysics nor a mere inversion of Hegel's dialectics. Its constructive logic constitutes a form of redemptive critique: by employing "determinate negation" as its methodological core, it penetrates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inherent in metaphysical concepts, and while dismantling the logic of identity, it renders "metaphysical

experience” possible. This logic unfolds through three progressive moments: First, it establishes the legitimacy of immanent critique by taking the transcendent dimension of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antinomies” of metaphysics as its dual premises. Second, it undermine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from three interrelated dimensions—subjective primacy, conceptual fetishism, and systematicity—and extends this critique to social phenomena, including exchange value, mass culture, and the Auschwitz catastrophe. Finally, through three core categories—non-identity, absolute negation, and constellation—it achieves the transcendence of metaphysics, reviving metaphysical experience as a mode of cognition that transcends everyday experience without succumbing to abstract speculation. However, negative dialectics itself confronts two fundamental predicaments: the self-reflexive paradox of absolute negation and the metaphorical ambiguity of the constellation. These dilemmas indicate that negative dialectics is not the completion of metaphysics, but an ongoing, unfinished critical project.

Keywords

Metaphysics, Negative Dialectics, Critique, Transcende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否定辩证法’这个表述违背传统。” ([1], p. 1) 《否定的辩证法》开篇的这句话，既是阿多诺对自己理论立场的宣示，也是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诊断。所谓“传统”，不仅指柏拉图以来辩证法试图通过否定确立某种肯定的思维惯性，更指向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从巴门尼德到黑格尔所一贯持守的“同一性”原则。在阿多诺看来，同一性逻辑孕育了一种以概念统摄存在、以普遍压抑特殊的思维模式，其在哲学上表现为“主体第一性”的幻想，在社会现实中则物化为交换价值的普遍统治和奥斯维辛的惨剧。

然而，阿多诺并未因此彻底抛弃形而上学。相反，他深入形而上学概念的内在矛盾，揭示其同时包含“理性主义批判”与“拯救非概念物”的双重目的，并以“内在批判”的方式在瓦解同一性的同时保留了超越的火种。本文的核心命题是：否定辩证法的建构逻辑不是从批判到超越的线性演进，而是批判与拯救的共时性运作——“规定了否定”既是瓦解同一性逻辑的手段，也是使“形而上学经验”得以可能的条件。换言之，否定辩证法是一种“拯救性的批判”：它在否定中保留，在瓦解中拯救。

2. 批判与超越的前提：否定辩证法的理论准备

相较于崇拜纯粹知识、服从现存秩序的传统理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社会现实，突出了批判理论对现存秩序的超越维度。回溯形而上学的发展史，深入其概念的内在矛盾，以“规定的否定”完成了形而上学的内在批判与超越，为新秩序的生成——否定辩证法的建构提供了前提条件。

(一) 理论基础：批判理论的超越维度

法兰克福学派以其批判理论的实践性、洞察性成为众多现代性批判理论中独树一帜的一支。正是在这一批判理论的基础之上，阿多诺展开了其形而上学的批判和研究。霍克海默本人并未直接定义“批判理论”，而是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差异的对比中，突出了批判理论“批判”又“超越”的本质。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人本主义的实践立场，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其对现存秩序的否定，作为一种实践的哲学概念力图对现存世界进行变革。在霍克海默看来，传统理论是一种“关注服从于现存

秩序的沉默的顺世哲学” ([2], p. 91), 而批判理论则是一种“否定与超越现存秩序、能够获得对社会生活的真正理解的实践性的批判哲学。” ([2], p. 91) 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现实的批判活动, 以人类自由解放为导向, 强调对社会发展进行有意识的批判, 最终实现对现存秩序的超越。

阿多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基于批判理论之上, 从人本主义文化批判的哲学立场出发, 以直指现实的批判理论试图冲破传统形而上学先验范畴的预设, 强调哲学的实践性与洞察性, 在批判的同时又强调超越的维度, 为新的建构提供可能。

(二) 内部根据：形而上学的二律背反

阿多诺之所以能够对形而上学进行“内在批判”, 是因为他首先在形而上学概念的内部发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形而上学运作的基本工具是“概念”, 而概念本身就包含着概念性与非概念物之间的张力。一方面, 作为概念, 它试图摆脱具体内容, 确立起抽象的、普遍的“真理”王国; 另一方面, 概念又不可避免地指向非概念物, 成为对感性、个别、流变之物的指代。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反复强调, 概念无法完全穷尽被表达的事物, 事物总有其超出概念的东西。

这种“二律背反”并非形而上学的外在缺陷, 而是其固有的结构性特征。谢永康准确地指出, 阿多诺从中看到了形而上学自身所蕴含的“批判”与“拯救”的双重目的: “一方面是对自在存在者、真理以及本质性东西的理性主义批判, 另一方面是拯救那些被哲学家们当作暂时的和具体的、非概念的事物, 让现实世界不再降级为理念世界的影子。” ([3], pp. 25-29) 换言之, 形而上学传统中已经潜藏着自我批判的种子, 否定辩证法的任务正是激活这一种子, 使形而上学在其自身逻辑的展开中完成蜕变。

(三) 路径范式：规定了的否定

探讨阿多诺形而上学的批判路径, 实际上也就是在探讨否定辩证法的批判范式。在传统的研究中, 往往认为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是一种否定一切、排除所有的绝对否定。事实上, 他明确反对那种抽象的、全盘拒斥的态度。承袭自黑格尔的“规定了的否定”概念, 阿多诺强调否定必须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在黑格尔那里, “规定了的否定”意味着否定不是空洞的虚无, 而是对特定内容的否定, 因此否定本身就包含着肯定性的内容。阿多诺继承了这一方法论的洞见, 但抛弃了黑格尔否定之否定必然导向肯定结论的乐观主义。

在认识到形而上学概念的“二律背反”后, 阿多诺进一步挖掘根源于这种悖论的种种“恶果”, 批判了这种悖论笼罩下的追求同一而抹杀差异与异质性、二元对立范式下求助思维主体的全能和概念的运动、妄图建构客观知识的总体性范畴等特征, 真正以否定辩证法深入到了形而上学的内部, 使否定辩证法的批判逻辑顺应了形而上学自身的发展逻辑, 在形而上学的内在批判中实现了超越与发展。

阿多诺的批判路径常被误解为一种“绝对否定”或“摧毁一切”。“规定了的否定”意味着: 否定不是从外部强加于对象的, 而是从对象自身的矛盾中生长出来的。对形而上学的批判, 不是用一套外在的标准去衡量它, 而是让形而上学在其自身概念的内在张力中暴露出其虚假性。这种“内在批判”的方式, 使得否定辩证法既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肯定性建构, 也区别于后现代主义的彻底解构。它是一种拯救性的批判: 在否定中保留, 在瓦解中拯救。正如阿多诺所说, 辩证法不是站在外面批判, 而是“深入到事物内部的矛盾之中”。

3. 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否定辩证法的否定环节

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建构始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从形而上学内部着手, 阿多诺首当其冲反对主客二分框架下主体第一性的幻想, 并将总体性原则延伸至作为外部实现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 将形而上学批判的矛头转向社会现实。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是肯定辩证法破旧立新建构的基点。

(一) 哲学基础的内部批判

1. “主体第一性”批判

近代哲学以主体性的觉醒为标志，但也因此陷入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在这一框架中，主体成为一切认识的起点和归宿，客体则沦为被主体构造、宰制的对象。传统形而上学本质上是对主体能力的展现与确认，它默认了一个前提：只有通过主体的思维形式，世界才能被把握为统一的、有序的整体。

阿多诺尖锐地批判了这种“主体第一性”的幻想，并提出了“客体优先性”的命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将客体置于主体曾经占据的至高位置，从而只是颠倒而非超越主客二元论。阿多诺的意图更为复杂：客体优先性旨在揭示主体在其本然上就已经是一种客体。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不是主体的客体，但不能想象一个不是客体的主体。这种不对称性表明，主体性不是自因的、绝对的，而是奠基于更原初的客体性之中。因此，客体优先性不是对主体的废除，而是对主体僭越的纠正。

2. “概念拜物教”批判

概念拜物教是阿多诺对传统形而上学概念至上主义的批判性诊断。这种倾向把概念视为自足自洽的总体，认为概念能够穷尽被表达事物的所有特性。黑格尔哲学是其典型代表：在黑格尔看来，语言表达的总是普遍性，个别的、感性的东西无法在概念中真正被把握；然而，正是这种普遍性构成了事物的真正价值。

阿多诺针锋相对地指出：“在历史的高度，哲学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黑格尔按照传统而表现出来的他不感兴趣的东西——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4], p. 6)概念并非不证自明的真理载体，它自身就携带着“先天的痛苦”——因为它总是试图捕捉那些逃避它的东西。阿多诺并不因此主张抛弃概念——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欲的——而是试图在概念中唤醒对非概念物的记忆。他后来以“星丛”概念来刻画概念与非概念物的新型关系，正是对这一努力的延续。

3. “体系性”批判

形而上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保持着对“体系性”的追求。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到黑格尔的百科全书式体系，西方哲学家始终试图以一个无所不包的范畴体系来囊括全部存在者。然而，这种追求本身就隐藏着深刻的悖论：一个封闭的、有限的概念体系，如何能够把握无限的、动态的历史内容？

阿多诺将这一困境称为“体系的二律背反”。他指出，“体系的秘密不在其逻辑构架中，而在于它所无意识翻译的现实。”([5], p. 204)所以，想真正了解今天体系哲学的秘密，就只能将形而上学‘再译成原文’，即揭露同一性总体逻辑当下的世俗基础。这一世俗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同一性逻辑。换言之，体系哲学不是纯粹思辨的产物，而是对特定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反映。因此，要真正解构体系哲学，不能仅停留在逻辑批判的层面，还必须深入到其社会基础之中。这便引导阿多诺从哲学批判转向社会批判。

(二) 社会表征的外部批判

1. 交换价值批判

阿多诺更加精确地说，作为体系哲学世俗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其实是现代的“物质生产过程”。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论》，阿多诺进一步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原则已经表现为同一性的社会模式。资产阶级社会将使用价值置换为抽象的交换价值，强迫前者从属于后者，所采用的规则正是同一性原则。

相较于马克思，阿多诺进一步提出了“交换抽象”的概念。他认为，交换抽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无意识发生的，并且已经被设定为整个社会的先验原则，成为社会的客观存在形式。交换逻辑在社会各个领域的蔓延导致了工具理性的泛滥，人们不再追问价值和意义，而是以利润和效率为先。这种同一性的社会模式，正是形而上学同一性原则的世俗版本。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明确指出，商品交换原则是同一性思维的社会根源。

2. 大众文化批判

文化领域同样未能逃脱同一性逻辑的侵蚀。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文化工业”概念，用以批判大众文化的同质化趋势。文化工业通过技术和资本的力量，将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强行拼合，使其沦为利润生产链条上的商品。

在这种工业化生产模式中，艺术丧失了其本真的否定性与超越性维度。真正的艺术应当体现个体的自由创造，表达对现存世界的批判性反思；而文化工业所生产的产品则是同质化的、可替换的，它们驯化消费者的趣味，消弭个体的批判意识，最终使人顺从于现存秩序。需要指出的是，阿多诺并非否定一切大众文化产品，而是批判其背后的同一性生产逻辑。大众文化批判揭示了形而上学同一性原则在文化领域的具体运作机制。

3. 奥斯维辛批判

奥斯维辛令人发指的暴行无疑是推动阿多诺反思传统形而上学的诱因之一。奥斯维辛的灾难是一种第二自然的灾难，更是一种理性形而上学的灾难，它来自于同一性哲学的实践。“第二自然”相对于“第一自然”而提出，指经过人类改造过的自然，是人类在理性文化中制造出来的灾难，它深刻地展现了历史演进中更深层的文化机制的力量，相应地，它所带来的灾难也是第一自然远不能比较的。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间惨剧，更深层地揭示出形而上学能力的坍塌。作为理性时代的核心文化精神，形而上学曾许诺给人们关于绝对真理、普遍自由、人类解放等的神圣承诺。而奥斯维辛集中营则迫使人们直面理性形而上学的破产和死亡——现代科学技术背景下的一体化的理性并非天然至善的力量，如果脱离了内在的价值维度，成为一种偏离人的生存目标的自律的力量，他就必然走向启蒙的自我毁灭，走向理性的暴虐和罪恶。

4. 形而上学经验的超越：否定辩证法的生成环节

奥斯维辛之后，形而上学是否还可能？阿多诺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拯救形而上学经验”的全新构想：在保留抽象思辨的同时，使形而上学向日常生活回归，建立精神与肉体相统一的、具有世俗化性质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经验”将人从同一性自我持存的生存斗争中解放出来，在精神的自我否定中解放肉体，实现精神与肉体的和解。

（一）超越同一性思维：非同一性

否定辩证法的第一个核心范畴是“非同一性”。阿多诺并非简单地用非同一性取代同一性，那不过是重复了同一性思维的结构。相反，非同一性是对同一性霸权的破除，它意在恢复被概念所压抑的差异、个别与特殊。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明确说：“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6], p. 3）这意味着辩证法不是要达至同一，而是要坚守非同一。

否定辩证法所坚持的“非同一性”不是对同一性的简单排斥，而是一种对概念边界的持续意识：概念无法完全穷尽其所指称的事物，总有其超出概念的东西滞留在外。这种不可还原的剩余本身不可被直接言说，只能通过否定的方式被间接触及。否定辩证法因而可以被理解为回应“不可言说悖论”的一种哲学策略：它既不放弃概念思维，也不试图用概念吞没非概念物，而是在概念内部打开通往非概念物的通道[7]。这正是阿多诺反复强调“哲学的核心任务在于试图像维特根斯坦那样说出不可说之物”的用意所在[8]。

非同一性逻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涵。在同一性体系中，个体不再由其独特的本质所定义，而是被纳入共性的、可替换的范畴之中。自我持存——这一原本为了保证个体生命的理性原则——在竞争逻辑中被无限放大，变成了“生存斗争的永恒化”。阿多诺认为“自我持存只是必须要怀疑，它在其中强化自身的那种生命变成了让它害怕的东西，变成了一种幽灵”[9]。人们为了在竞争中胜出而不断强化自我，但

这种强化恰恰使生命变成了令人恐惧的东西。非同一性的介入，就是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承认个体价值的多元性，破除单一的评价标准，使“异化”了的自我持存回归真实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非同一性为形而上学经验的超越提供了可能。

(二) 超越理念的虚妄：绝对否定与“瓦解的逻辑”

否定辩证法的第二个核心范畴是“否定”。阿多诺的否定与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有着根本区别。在黑格尔那里，否定是中介性的，它最终会导向一个肯定的结果——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而在阿多诺这里，否定不是任何肯定的预备阶段，它就是辩证法本身。阿多诺明确表示，否定辩证法“不寻求任何肯定的东西”，它“不是对一切的否定”，而是对特定同一性强制的否定。

这种“绝对否定”体现为一种“瓦解的逻辑”。它不对任何既定的秩序留有余地，也不承诺一个最终的肯定状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否定辩证法是一种虚无主义。阿多诺的否定始终是“规定了否定”——它针对的是特定的、具体的同一性强制，而非一切存在。瓦解的逻辑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它促使传统理论批判向现实的社会文化批判转型，将否定的力量内嵌于人的生命活动与社会历史发展之中。正是在持续的否定中，形而上学与经验的结合才成为可能。阿多诺强调，这种否定是内在于人的自由本质之中的，而非外在于人的抽象原则。

(三) 超越对立的范式：星丛

否定辩证法的第三个核心范畴是“星丛”。这一概念来自本雅明，阿多诺将其发展为否定辩证法的理想状态。星丛的隐喻是：诸要素如同天上的星辰，彼此之间保持着差异与距离，同时又以某种方式构成一个“力场”，既不消融于同一性，也不陷入孤立的原子状态。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写道：“认识的对象是一个星丛。”这意味着对象不是由概念单方面构成的，而是概念与非概念物、主体与客体在差异中的共生。

打破二元，消弭对立，阿多诺实际以“星丛”的理想状态尝试超越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建构起一种无中心、无等级的非架构状态，搭建起主体与客体之间、本质与现象之间、概念与非概念之间的“力场”。阿多诺看到了传统形而上学中主体对客体、本质对现象、概念对非概念物的奴役和等级差序，认为造成形而上学与经验共存可能性断裂的“身心分离”也是这一“对立”范式的产物，于是尝试以“星丛”超越对立和二分，实现诸要素差异化、平等化的共生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肉体和精神重新和解，精神的奴役和压迫被解除了；同时二者重新互为中介，使得肉体的复活同样满足精神的需要，精神终于意识到它自身对肉体所犯的错误，在自我否定中不断为自己划界，从而使肉体得以解放。由此，肉体和精神在“星丛”中达成和解，在形而上学与经验的结合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二元对立范式的超越。

5. 否定辩证法的内在困境：自反性与非操作性

(一) 绝对否定的自反性难题

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面临一个经典的自反性困境：绝对否定是否本身也是一种同一性？如果否定辩证法否定一切肯定性的主张，那么它对自己的主张是否也应当否定？如果它否定自身，那就陷入了自相矛盾；如果它不否定自身，那就成了例外，从而违背了“绝对否定”的原则。这是阿多诺批评者常提出的问题。

阿多诺对此并非没有回应。他在《否定辩证法》中强调，否定辩证法“不是第一哲学”，它不提供任何基础性的、不可动摇的出发点。否定辩证法是一种“反体系”的体系，它始终保持着自我批判的姿态。但这一回应是否充分，在学界仍有争议。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仍然隐含着一种“肯定的”诉求——即对非同一性的肯定，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隐蔽的同一性。即否定辩证法并未完全摆脱它所批判的那种思维结构。

否定辩证法的自反性困境并不止于逻辑层面。如果“绝对否定”意味着对一切肯定性内容的排除，那么这种否定本身就成为一种新的绝对者。然而，否定辩证法并非对任何同一性的全盘拒斥，它所否定的是特定的同一性强制的具体形态。在此意义上，“规定了否定”始终携带着批判的确定性内容，而非空洞的否定性。否定辩证法之所以没有陷入纯粹的虚无主义，恰恰因为它始终针对具体的对象展开批判，并在批判中保持着对非同一性的肯定——尽管这种肯定不以肯定的形式出现([3], p. 25)。问题在于，这种隐蔽的肯定是否已然违背了“绝对否定”的原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否定辩证法坚持彻底的否定而不对自身例外，那么它就必须不断否定自身已有的结论，这将使其陷入无限后退的困境。而一旦它停止自我否定，就等同于承认了一种例外状态，从而与自身的原则相冲突。这一两难表明，自反性难题并非偶然的逻辑失误，而是否定辩证法作为“反体系”之体系的固有张力。

(二) 星丛的隐喻性与操作性缺失

星丛是阿多诺否定辩证法中最具诗意的概念，但也因此面临操作性不足的质疑。星丛只是一个隐喻，它告诉我们诸要素应该像星辰一样共生，但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具体实现这种共生。在政治哲学和社会批判中，星丛似乎无法转化为具体的行动纲领或制度设计。杨顺利就曾指出，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过于强调“消极自由”而忽视了积极自由的制度维度。

阿多诺可能会回应说，否定辩证法本身就不是一种建构性的理论，它的任务不是提供蓝图，而是保持批判的开放性。但这种回应也可能被视为一种逃避。哲学不仅要批判，也要在批判中指向一种更好的可能性；如果这种可能性始终停留在隐喻层面，批判的力量就会被削弱。这一问题在阿多诺思想中并未得到最终解决。

星丛的隐喻性质所暴露的不只是语言表达的困难，而是否定辩证法在实践向度上的结构性不足。星丛试图以非等级、无中心的方式重构概念与非概念、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但这一构想并未说明诸要素如何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达到差异共生的状态。在政治哲学与社会批判中，这一缺陷尤为突出。否定辩证法倾向于将一切制度性建构视为同一性逻辑的变体，因而难以发育出任何正面的制度构想。即便是否定性的抵抗策略——如从抽象劳动时间中“逃离”或“裂解”资本主义——也面临着结构性约束：如果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未被触动，个体的逃离只能停留于局部且往往被资本重新收编[10]。这一批评并不意味着否定辩证法的理论工作无效，而是表明它需要与一种能够正面处理制度替代方案的批判理论相互补充。否定辩证法的真正贡献，或许不在于它提供了可操作的纲领，而在于它持续地暴露任何封闭体系的暴力，从而为开放的、未完成的批判实践保留空间。

6. 结语

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是一条从批判到超越的迂回之路。它从哲学基础的“主体第一性”“概念拜物教”“体系性”延伸到社会现实的“交换价值”“大众文化”“奥斯维辛”，最终在“非同一性”“绝对否定”“星丛”三个范畴中完成对形而上学的重建。

否定辩证法的当代效力，需要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重新接受检验。算法统治的深化为同一性逻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载体。推荐系统、大数据画像与社交媒体身份标签以“精准匹配”和“个性化推荐”的名义运作，实则将个体行为纳入可计算、可预测的范畴，非同一性的经验即那些溢出算法框架的欲望、异质性的生活节奏、不可量化的价值判断——被系统性地忽视或压抑。消费主义文化同样强化了这一过程。品牌叙事与广告话语不断制造虚假的个性表达，使人误以为消费即自由，然而这种“自由”已被资本预先编码，成为同质化生产的最新变体。在此背景下，阿多诺的“非同一性”与“星丛”构想并非遥不可及的哲学隐喻，而是一种持续的批判提醒：任何试图以单一尺度消弭差异的系统都应当被质疑。当然，否定辩证法本身并不给出具体的反抗路线图。当代左翼理论中，将其重构为“去整体化”革命策

略的尝试，尽管激活了否定辩证法的实践意涵，却也面临着“反权力而不反政权”的批评。这一争议恰恰表明，否定辩证法的真正遗产不在于提供现成答案，而在于保持这样一种姿态：在任何宣称必然性、总体性与终极真理的理论或制度面前，哲学仍有责任为不可消解的差异、为那些不能被概念穷尽的非同一性经验，保留否定与超越的可能。

因此，否定辩证法不仅是对历史形而上学的理论重建，更提供了一种理解现代社会压抑结构、探索解放可能性的哲学工具。在形而上学能力瘫痪的时代，它证明了哲学仍可通过内在批判经验非概念物，在否定中指向超越，这或许是其留给后世最重要的遗产。

参考文献

- [1] 阿多诺. 否定辩证法[M]. 王凤才,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 [2] 韩秋红, 孙颖. 国外马克思主义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 [3] 谢永康. 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拯救——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逻辑和影响[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25-29.
- [4] 阿多诺. 否定的辩证法[M]. 张峰,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 [5] Finlayson, J.G. (2021) Notes on Negative Theology and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Blog*.
- [6] 张一兵. 无调式的辩证想象[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 [7] Adorno, T.W. (1973) *Negative Dialectics*. Continuum.
- [8] 王晓升. 今天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形而上学——阿多诺对于形而上学经验的分析及其启示[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4(3): 299-305+228.
- [9] 柯萌. “非同一性”能否通向自由个性?——论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的哲学救赎[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2): 55-69.
- [10] 刘少明. 论阿多诺时间星丛理论的批判性构建[J]. 江苏社会科学, 2025(5): 62-73.